

回顾 2019

《文艺报》与中国文联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中心联合推出2019年十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(排名不分先后):《可爱的中国》《外交风云》《在远方》《特赦1959》《共产党人刘少奇》《破冰行动》《澳门人家》《希望的大地》《都是一家人》《都挺好》

电视剧: 打磨 专注 坚韧



对话人: 高小立(《文艺报》艺术部主任) 赵 彤(中国文联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中心处长)

作为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剧,是真正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艺术,电视剧既有书写史诗宏阔篇幅的优势,又有最接地气的大众艺术特质,61年来,电视剧在见证共和国发展中从未缺席。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,这一年度电视剧创作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荧屏形象,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人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快速小哥,他们注定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,对这一年的盘点,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“献礼”。

高小立:依照惯例,还是请你先谈谈对2019年电视剧的总体印象。

赵 彤:只能就看过的和浏览过的卫视播出的不多作品来谈点皮毛认识。一是2019年电视剧创作质地普遍提高。二是献礼剧精品化创作的示范效应延伸到其他题材的创作中。三是题材选择发生新的变化,当代军旅题材发力,而历史题材短缺。

在献礼创作中,因为“四个节点”有时间上的叠合,2018年的创作不仅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而展开,也以“中国梦”为圆心,延伸到多个时段。实际上,2017年的《鸡毛飞上天》已经具有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的意义了。2018年出现的优秀作品《大江大河》以1977年为起点,但《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》的剧情涵盖了从1949年到2013年,《最美的青春》也从上世纪50年代写到了当代。这些优秀作品树立了标杆,使得起点很高,要超越它们着实不易。2019年电视剧创作者都铆足了劲努力下大功夫,可以说这一年有突出的亮点,如《可爱的中国》《外交风云》《共产党人刘少奇》等。在社会生活题材方面,像《都挺好》《麦香》《西京故事》《天下无诈》《因法之名》《芝麻胡同》《少年派》《你好,最佳辩手》《小欢喜》等作品,既有承继又有新的开发。

2019年,“打磨”二字成为电视剧创作领域的核心词。回顾若干年前频用的“打造”,品味今天从电视剧主管部门到主创单位和编导人员都不绝于口的“打磨”,从抓大纲这个初级零件开始的“打磨”,个人以为电视剧创作的神态、心态都在发生改变,变得更加精细、更加专注、更加坚韧起来,这是新时代我国电视剧创作行业最可喜的成果。

高小立: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是2019年最突出的主旋律。电视人拿出86部新创电视剧作品向共和国献礼。在所有献礼文艺作品中,电视剧数量最多,持续的时间最长。百日展播期间,已有30余部作品亮相大屏小屏。这些献礼作品由三大部分组成,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题材;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写起,时间跨越30年到60年;一部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发展成就。这批作品题材样式丰富,以宏大叙事和个体情感的恰当结合为突出特点,请你谈对2019年献礼剧做个评价。

赵 彤:2019年的献礼剧创作围绕“四个节点”展开,进入了第二年。概括而言,我觉得在这一年的献礼剧中,如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掩不住的阳光》《伟大的转折》等作品,在党史和英烈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中,以“奔向新中国”为主题,塑造求索者的形象、讲述先行者的故事,讴歌了理想信念的力量与人格境界的高远,献



《外交风云》



《破冰行动》

出了道路探索的成功之礼;如《外交风云》《激情的岁月》《特赦1959》《光荣时代》《国家孩子》《共和国血脉》《奔腾年代》等作品,在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中,以“为了新中国”为主题,展开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奋发图强、厚德载物的生动故事,献出了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之礼;如《希望的大地》《在远方》《澳门人家》等作品,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,以“新时期发展”为主题,书写从农村到城市、从特区到内地创业立身的社会图景,献出了奔向小康的成果之礼;如《破冰行动》《都挺好》《麦香》等作品,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,以“扶正固本”为主题,刀刀向内直面问题,去危害社会的毒瘤、解心中萦绕的症结,献出了制度自信和人格自信的成熟之礼。2019年的献礼剧创作,把站起来的叙事讲得荡气回肠,把富起来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,把强起来的故事讲得慷慨激昂。

高小立:现实主义是近年文艺创作涉及最频繁的一个词,也是电视剧创作领域追求的创作精神,2019年出现了像《在远方》《都挺好》《小欢喜》《破冰行动》《澳门人家》等多部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力作。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现实题材等同于现实主义,现实题材的错误提法也是不绝于耳,这是两个层面,前者是题材,后者是创作方法,值得在这里澄清一下。请你结合2019年的作品,谈谈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收获和问题。

赵 彤: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,本自文学,引入电视剧创作领域。在多样的文学创作方法中,只有现实主义最适宜于电视剧,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观众认同。在我看来,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,适宜于大众欣赏的普遍水平,其次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内蕴,与我国经世济用、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贴合得最紧。它注重在细节真实方面给予大众生活认同的根据。电视剧领域出现的“话题剧”,以及引发观众热议的现象,都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生命力。

我个人以为,2019年我国电视剧在现实主

义的实践中,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角色塑造上更加关注“普通人”,在情节矛盾中更加突出“小角色”蕴含的正能量。可以说,“小角色”这个人设基础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。我们看《共产党人刘少奇》,电视剧片头是一系列行走的组合画面,在这条“征程”上最初的形象是一名少年,最后的形象是国家领导人;《小欢喜》讲的是3个普通家庭全员参与高考的故事,角色间的关系主要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展开;《破冰行动》中的李飞是个不通世故的“小警察”。小切口、大主题,小人物、大时代,小家事、大国情,这样一种大小结合的角色塑造法与结构特点,让角色更加贴近观众主体的生活、心理,强化

了身份认同感。同时在情节进程中,这些角色在矛盾中所表现出的朴素的英雄情怀,也激发出观众心中自带的向往美好的正能量。人在时空中,情在岁月里,道在日常间,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主流价值观以日常积累的方式得到弘扬,如百川归海,最初不过是细流涟漪。

高小立:2019年虽然历史正剧缺席了,但推出了数量不少的古装剧,尤其在年末扎堆播出,我个人感觉都挺好看的,这些剧弥合了历史剧和古装剧的缝隙,不再使二者泾渭分明,收敛了古装剧的戏说、玄幻、穿越,力求接近历史剧的历史质感和文化内涵,从主题立意到制作不输给前几年的历史大剧,又充分考虑了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。我个人把这类剧称作历史故事剧,你怎么看这一创作现象?

赵 彤:历史剧中角色必然古装。自商周到晚清,“装”虽历代不同,但与“时装”相对都是“古装”。《三国演义》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后来“历史叙事”的一个基础,就是依据信史取材,讲述一个王朝或王朝转换的兴废大义。虽据史,也要虚构,比例是“七实三虚”。后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所遵循的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原则,大概也来源于章学诚的这个判断。在明代讲汉末至晋初故事,对明代作者和读者而言,也是“历史叙事”。在改革开放之后,拍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,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观众来说,更是“历史叙事”。《三国演义》在明代、在上世纪90年代对老百姓传播“三国史事”方面的影响都高于《三国志》,这是事实。《三国演义》和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都遵循“尊刘贬曹”的道德正统观,但2010年的电视剧《新三国》,却采用了“尊刘不贬曹”的道德与事功并用的历史观照。这个变化说明,历史观的变化支配着历史叙事的变化。

我国电视剧从改编《三国演义》以后,排列着《雍正王朝》《康熙大帝》《汉武帝》《秦始皇》《贞观长歌》《大秦帝国》等一系列王朝盛世时段的历史剧,朝代明确、角色有据、事件有本、不虚核心人物及人物关系,这是我国历

史剧对历代重点“本纪”的演绎。同时,在引进剧的推动下,由《武则天》《戏说乾隆》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到《孝庄秘史》等,“铁史传奇”剧也不断涌现。正史史册中的“后妃传”得到开发,渐次形成了“大女主”的古装系列。由港台武侠神道影视作品引进行生出“武侠古装”“玄幻古装”乃至“穿越古装”等。

2019年出现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陈情令》《庆余年》《鹤唳华亭》《大明风华》,是我国已有的“古装系”中的新成员。在这个由多种类型“古装剧”构成的“古装系”里,并非铁板一块,成色参差不齐。它们多来自于网络小说的“底本”,作品中来自信史、铁史和“想象史”的故事成分占比不一,注入给角色的现代观念不少,朝代所在多有模糊、地域、职官、典仪、陈设等

耐用混搭。由此,也出现了“架空剧”“古偶剧”的说法。仅从古装播出后的效果来评价其价值是片面的,还应该从创作的初衷来分析其动因和目标。今天,我们看到的古装剧创作班底中,几乎没有历史顾问的位置。

高小立:2019年电视剧创作在创新上有突出的作品,但仍然感到创新力不够,有些作品没有摆脱叙事和人物俗套化的问题。回顾不能回避问题,对此你有什么建议?

赵 彤:2019年我国电视剧创新之处可圈可点。《外交风云》反用了“弱国无外交”的判断,用反证法的方式讲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雄姿;《伟大的转折》把故事主体空间放在了贵州境内及左右,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贵州省的革命史自豪感衔接在一起;《破冰行动》一方面展开破冰部署,一方面探究了“结冰”的症结,将刀刀向外向内并举进行社会治理;《希望的大地》在改革开放的故事里,首次塑造了经济学家的历史角色和在改革中的作用;《特赦1959》将新中国对犯人的思想改造和北京城市建设结合在一起写,将战犯的内心与功德林外的世界内外结合,开掘出新中国之“新”的含义;《你好,对方辩友》讲述了青春的校园、论辩的校园和共识的校园,在发掘对方漏洞的同时发现自身的不足,通过正题反题的驳辩,达成对合题的再认识;《老酒馆》里老掌柜、老酒客、老做派遇到了无法按老理儿来应对的挑战,大连的往事在新视角下得到开掘;《都是一家人》集合十数个兄弟民族形象于沿海都市之中,把原来单一区域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扩展为多民族共建共享的故事;《国家孩子》将“大上海”与“大草原”结成一体,写出了情怀之大、胸襟之大、母爱之大;《梦在海这边》从“出国潮”写到“归国潮”,通过留学生的群像故事投射出当代中国的变化,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紧紧交织在一起……

问题也不是没有。一方面因为“四个节点”的叙事时段有很大重叠,故而题材重复开掘的现象不少。有的因为各省区都在狠抓本土题材上下功夫,全局题材的乃至区域联动题材的作品很少。有的因为类型叙事的可辨识度很高,所以题材的独特性往往被叙事的类型化“兼并”得似曾相识了。有的因为要快出成果、紧抓知名编剧担纲,所以“总编剧”总是盛情难却但难以集中精力,温故的笔法多于创新的篇章。有的围绕“四个节点”抓精品创作的“雁阵效应”在扩大,但同质化再生产内在的“边际效应”在增加。

语言类节目数量创历年之最 2020年春晚第四次彩排举行

1月20日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》第四次彩排圆满举行。流光溢彩的舞台、目不暇接的精彩节目让观众赞不绝口。歌舞类节目在诗情画意中体现宏大主题,折射出老百姓满满的幸福感。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同台,主会场分会场同唱一首歌,展示全世界华人对祖国的挚爱。不仅有

棚,深度反映社会现实,生动展现百姓生活。较之往年,今年语言类节目在数量上为历年之最,题材内容更丰富多彩。许多节目聚焦“情感”表达,无论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还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,一次次走心的情感沟通,如春风化雨演绎出真挚的人间大爱。此外,今年春晚舞台还出现曝光和鞭挞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语言类节目。舞台首次打造三层立体舞美,同时运用飞屏技术营造出360度环绕式景观,通过精良的视频制作,让观众在屏幕前就能有“裸眼3D”的极致体验。与此同时,“快闪”概念将首次融入今年春晚舞台,打破舞台界限,提升观众的参与感,通过一系列新玩法展现“春晚”品牌强大的创新力、凝聚力、影响力。

目前,5G网络已全面覆盖春晚北京主会场和粤港澳大湾区、郑州分会场。还有两天,《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》将与观众如约见面,让我们一起期待。(许莹)

女排精神昂扬中国年 电影《夺冠》举行首映礼

1月19日,电影《夺冠》(原名《中国女排》)在北京举行全球首映礼。影片由陈可辛执导,许月珍、张一白监制,张冀编剧,巩俐、黄渤、吴刚、彭昱畅、白浪等主演,影片通过重点讲述中国女排在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、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与美国女排的巅峰对决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上逆转战胜东道主巴西队等历史事件,致敬几代功勋,再现中国女排一路的荆棘与荣光,诠释了女排精神的诞生、传承与发展。电影《夺冠》即将于2020年大年三十在全国上映。

据《夺冠》导演陈可辛透露,拍摄80年代女排戏份时剧组实景搭建了漳州训练基地:“我们把地板一块块从福建漳州搬到北京。这些地板上沁透着当年女排运动员的血泪和汗水。”首映礼现场,当宋世雄的声音从观众席中响起,放映厅内欢呼声和掌声不绝于耳,其独特嗓音将观众拉回到青春洋



《夺冠》

创作谈

《记住乡愁》第六季走进古城

《记住乡愁》第六季播出时已是2020年。中国人以“十”为圆满,2020,这个年号中,居然包含了4个十,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年份。隔壁屋里,《记住乡愁》剧组的编导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台本,每年这时,大家都在备战新年第二天就要在国际中文频道20点黄金时间开播的60集节目。一晃,在剧组已经6个年头,节目从古城古镇古街区到古城,我也被评论家贴上“安详农历加乡愁”的标签,意思是,郭文斌的创作,可以用“安详农历加乡愁”来概括,可见,作为这档节目的文字统筹、撰稿、策划,把一位作家变成了半个电视人。

不觉间,已经出入于这栋被称为“大裤衩”的央视大楼6年,和编导们从磨合到默契,从相识到相知,眼看着不少小伙儿的鬓角增添了华发,我也在此工程中进入天命之年,干完这档节目就退休的念头不时从心里升起。

在从事这档节目的6年里,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转折。家里两位老人相继离世,小傢伙一步步走出摇篮,从每次我出门时哭得惊天动地,到憋着泪水送我上车,再到给我往行李箱里塞饼干牛奶,叮嘱我路上多吃点儿。每次回来,都如胶似漆,寸步不离。晚上躺在我和妻中间,左看看我右看看他娘,说,你们两人在看的感受真好啊。突然叹气。问怎么了,他说,一想到你明天又要出差,我都没有心情睡觉。这时,大家可以想象我内心的歉疚。于是,今年早早就给剧组领导写了一份辞职报告,却收到了一份十分恳切的挽留信,再次被深深打动。再进入剧组,感觉缘分更加深了一层。心想,如果当时领导同意,我和《记住乡愁》的缘分将终结于2019。现在,又和大家一道,奋战在给2020新年献礼的60集节目中,内心有一种特别的神圣感在奔涌。

回头再说节目,从第六季开始,根文化扑面而来,诸如天水、曲阜这些圣贤文化的摇篮,诸如伏羲、孔子这些先祖先师,集中地成为拍摄要素,分量之重,让人战战兢兢。人文如是,地理亦然,黄河、长江、长城、运河也频频进入选题。在一种突然到来的大视野中,蓦然发现,540集节目,就是一条文化的黄河与长江,就是一条文化的长城与运河,当然,也是一次文化的长征。

年份在跃进,节目也要跟进。因此,第六季的选题和审片会上,少了一些宽容,多了一些苛刻。我对编导们习惯性的鼓励语气,已让领导不快,但仍然下不了狠心挑剔。我能理解领导的心情,同时也深知编导们的不易。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伏羲文化吃透,何其难也;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孔府、孔庙、孔林的精神,何其难也;一座古城,上下五千年,人物千头万绪,要从千头万绪中抓住拍摄线索,何其难也;30分钟,要由一个镜头单元来表现,为此,摄像大概要拍1000多个细节单元。

6年里,编导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体力和精神都已达到极限,300集的探索,让超越成为难题。但没有谁抱怨,没有谁叹气,而是欣然接受领导的批评。通不过,就再拍,再改,再审。作为第一次的拍摄地没有选到位,被制片人否决。凛冽寒风中,我们一口气从早上8点半拍到下午3点半,整整7个小时,手脚被冻僵都可忍受,最难忍受的是腰的酸痛,到最后全然没了感觉,只凭着一种意志力在支撑。为了赶光线,顾不上吃中饭。一天的拍摄,在片子里大概也就用两三分,甚至更少,30分钟的片子,大概得拍300分钟的素材,劳动量可想而知。一位从别的频道过来的编导曾这样描述《记住乡愁》的拍摄,“这是一种没有范本可资借鉴的全新打法,道、学、术、技,缺一不可。”

这位编导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,是啊,这是一种怎样的打法呢?

在卦山出镜的时候,编导吕妍问我,伏羲文化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?我说,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,奠定了中国哲学、地理学、数学的基础,影响了炎黄、黄帝、文王、老子、孔子,最重要的是,它教给我们如何在不易中寻求变易和简易,用一个成语概括,就是守正创新。没有创新的守正,会让生命僵化,没有守正的守正,会让生命异化。由中宣部等单位发起、央视承拍的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之所以从100集扩容至540集,不仅得到广泛认可,还创下观众多达100亿人次的收视业绩,正是守正创新的结晶。

在不易中寻找变易,在变易中寻找简易,这个不易,就是初心,就是使命。《记住乡愁》团队正是秉持初心,开物成务,与时偕行。新春的脚步正在走来,愿天地云行雨施,元亨利贞,愿中华中以行愿,小往大来!